

文學溪林

依託之地 (下)

包偉

越野車奔跑在315國道上，世界廣闊，沙棗花兒香。對我這樣從西南方來的人，新疆的遼闊讓人瞠目結舌。所見之處皆風景。加哈烏拉斯台鄉，當我試着說出這個名字，舌頭打了個滾。從衛星圖上看，它的形態像個長襪子，有荒漠，也有綠洲。315國道穿過綠色地帶，公路兩邊緣樹成蔭，大有遮天蔽日之勢。我要去的地方是個衛生院，去了解鄉村的醫療條件。如果你要選擇在故鄉終老，醫療是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。

加哈烏拉斯台鄉衛生院在公路邊，它的對面是學校和大巴扎。幾棟白房子圍着白臘樹、柳樹和自給自足的菜園，讓這裏少了疼痛感而多了人間煙火氣。救死扶傷，神聖之地。以此地為中心，方圓幾十里，這個衛生院的服務對象約有三萬人。院長馬學海，回族，生於1990年，祖籍寧夏。他的祖輩「走西口」到的新疆，如今已過數代。只把他鄉當故鄉。廣袤的土地上，住着來自遠方的人，這就是新疆。

馬學海畢業於新疆醫科大學，大專，屬於定向委培生。這種生源有個契約，「有編制，包分配，但需要到基層服務8年。」馬學海2013年畢業，轉眼已過十餘年。他不光兌現了當初的承諾，還從醫生一路幹到了院長。他帶我參觀衛生院，從中醫館開始。中醫在中國民間根深蒂固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中醫的歷史就是中國人的歷史。神農嘗百草，《黃帝內經》、張仲景、李時珍、望聞問切、針灸、扁鵲……即使像我這樣的門外漢，也能說出幾個與中醫藥相關的詞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少數民族醫藥和民間醫藥。天地之大德曰生。醫是救死，是生。

2016年，國務院就印發了《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（2016—2030年）》，把中醫藥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，對新時期推進中醫藥事業發展作出系統部署。而加哈烏拉斯台鄉衛生院的中醫館，早在2007年就已經有了。

這是一個規模並不算大的衛生院，佔地十畝半。目前在編醫護人員52人。我去的那天，這個衛生院裏有19個住院病人。馬學海帶我一間間參觀，介紹，像一個農民在說着莊稼或一個牧人在清點羊群：這是殘疾人肢體康復中心。這是理療室。這是煎藥房。這是熏蒸床。這是門診輸液室，可以容納20個人同時輸液。這是製氧機，高氧流量呼吸機，塔里木油田捐贈的。這邊是病房，有28個床位。這是我們住院部的醫生。這是年輕的醫生，他們一畢業就四證合一。這是護士站，這是霧化器。這是藥品，有三百來種，我們的胰島素比較全。這是小花園，種的是牡丹、芍藥、鴨皮梨。今年的鴨皮梨好像得病了，前段時間剛給打藥了。這是西紅柿、茄子、辣椒、葫蘆瓜、大蒜，不夠吃的時候，老百姓也會送我們一點。

總之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除了重大疾病和手術，這裏都能醫治。2023年，這裏的住院



●衛星圖上加哈烏拉斯台鄉的形態像個長襪子。網上圖片

人數是1,489人，門診是36,000人，收入是480萬元。當然，這組數據不是GDP，理想的狀態是架上藥生座。然而，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態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組數據也說明了服務人群之廣。

然後，我們坐到了馬學海簡陋的院長辦公室。他穿着白大褂坐我對面，中間隔着一張桌子，讓我一度有尋醫問診之感。現在，我對這個衛生院的設施、診室、藥品，甚至伙食都有所了解了，但我最關心的是他們如何和附近的牧民、農民產生關聯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在牧區，我在農村，如果我垂垂老矣，我的健康問題怎麼辦？

這裏離最遠的村莊45公里，離雪山35公里。所以，醫護人員們並不是坐在醫院等病人上門，而是要定期下鄉，為小孩和老人提供健康服務。這項意義重大的服務也和塔里木油田的援助有關，相當於足不出門，便有醫護人員上門，體檢、看病、打針，甚至幫忙買藥。所以，你完全可以設想這樣的場景：某個遙遠的午後，那時你像一台破舊的汽車，四處暗疾，兒女遠在天邊。而醫療隊來了，年輕的白衣天使，讓你覺得，這故鄉是終老之地，依託之

地。兩台救護車停在樓下，一輛福特，一輛麵包車。福特車太老了，已經開始燒機油。我從它們身邊走過時，駐足看了看。算是致敬吧。不難想像，它們曾為附近百姓的健康立下了怎樣的汗馬功勞。急救室就在大門口，離救護車不過十米遠。簡陋，但有洗胃機、吸痰器等搶救設備。

在雪山下、在村寨裏，老人老去，小孩成長。很多年輕人去了遠方。加哈烏拉斯台鄉，和中國其他鄉鎮一樣，同樣面臨着道路交通不暢和留守老幼的困境。令我尤為驚訝的，是他們的工作中還包含臨終關懷。如何面對死亡？它從來都是個問題。而醫護人員所能做的，便是給他們關懷，讓離開多一些尊嚴。

「其實，每個人都恐懼死亡。」馬學海說。那時，我們站在衛生院外面的路邊。花台裏種着百日菊、丁香花和太陽花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而在一分鐘前，馬學海談起他面臨的另一個困境：鄉鎮衛生院留不住人才。「只要考了證，別人就走了，去更好的地方發展，編制也不要了。」他有些無奈。

那麼他呢？他似乎沒有這樣的打算。他剛和附近一個姑娘訂了婚，並且對未來有了近乎理想主義的打算。

「我要是退休了，就在家裏建個小院，搞點養殖，開個診所，給父老鄉親看病，」他說，「這是福報。」

（作者為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獲得者、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、《滇池》文學雜誌主編）

范香裏的時光碎片

胡光賢

風掠過盛夏的褶皺
把酸甜採進記憶的縫隙
白范頂着芝麻似的星子
在楊梅山的草坡上眨眼睛
我們如一群飢餓的小獸
放學後的炊煙還沒站直
竹籃已撞響田埂的寂靜
綠浪裏白范藏成謎語
有人搶走樹下的范王
我便說它扎根在牛糞裏
尿漬濺起的笑罵漫過草尖
夕陽把影子泡得發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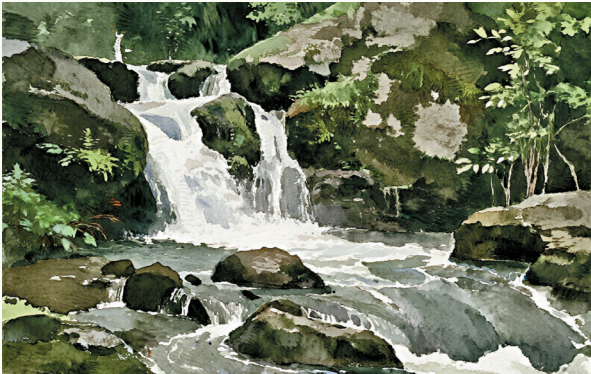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心泉回響

陳貞奇

歸途的打嗝聲驚飛雀鳥
肚子疼得我蹲在路邊
紅的蛇范在傳說裏蜷着
像未敢觸碰的禁忌
黑范在刺藤上凝結成紫
我滾下田埂時，血痕與甜
在舌尖迅速達成和解
如今小城月亮山的白范
仍舉着舊時光
只是咬下去的瞬間，風聲裏
再沒有追打的腳步
回聲空蕩蕩



●那泉聲縈繞我心頭。

AI繪圖

問：「大旱時，可曾斷流？」老嫗微笑道：「再早的天也沒斷過，只是流得緩些罷了。」回望遠處蒼茫山影，再凝視老嫗溝壑縱橫的臉龐——那竟是岱嶺群山的縮影！她言語間自有一股屹立千載的從容，恍然間令人頓悟：她何嘗不是一座山——以血肉承風霜，以脊樑擔歲月。

她的子孫，有的已如溪流出谷，匯入人海；有的仍扎根故土，栽種蜜桃，汲引深井之水，延續着山與人的血脈。

臨別之際，山路旁機聲突突，原是現代打井車在勘探。詢其究竟，師傅笑言：「如今探水精準，深掘之處，必有甘泉。」山風拂過荊叢，清氣沁人心脾。回望蒼茫群峰，那點點滴滴的泉聲，再次自心谷深處冷然升起。

原來所謂神跡，不過是人心深處那湧動不息的生命渴求，在天地間激起的深沉回響。當古老的禱聲漸漸隱入風塵，深井鑽機正以低沉的轟鳴穿透岩層——人終以智識之泉，叩問着大地沉默的蘊藏。山民曾匍匐祈求的甘露，而今正沿着鋼鐵與科學的脈絡汨汨流淌。這細流由古至今，由石縫至管道，由迷濛至澄澈，恰似生命本身：縱蜿蜒跌宕，卻始終執着地向更深處滲透，向更高處瞭望。每一滴躍動的水珠裏，都映照人類對洪荒宇宙永恒的叩問與謙卑的進取——山魂水魄，終究是心泉不涸的激盪回響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布達拉宮的「空中廁閣」

刁李嫻



去到拉薩，布達拉宮是不可能錯過的歷史古蹟。那是拉薩河谷的紅白交響曲，是世界屋脊的明珠，更是無數人心中的聖地。

然而，在這片被朝聖者的腳步磨光的聖殿裏，卻掩隱着一個不可或缺卻又常被忽略的角落——早廁。它位於山體邊緣，懸空而設，從下方仰望，彷彿是從主殿「生長」出來的空中偏閣。懸空廁閣並非建於松贊干布時期，而是在布達拉宮經歷戰火焚燬後，於五世達賴喇嘛時期重建。

從外觀看，早廁採用藏式的阿嘎土夯實的平頂設計，由藏青色原木樑支撐，與宮殿主體古樸大氣的建築風格如出一轍。然而走進去，卻沒什麼裝飾，很是簡便。

腳踩堅硬的石板，前方是不大不小的長方形坑口，下方則是心驚膽戰的存在——落差五六十米的懸崖。能夠在風雨中屹立，內裏藏着工匠們獻給高原的智慧。廁閣的花崗岩牆體內每隔一段距離便會澆鑄鐵汁，那是「筋骨」的所在。腳下的石板彷彿懸浮於虛空，沉重的秘密源於山體內的石樑，也是藏族特有的阿嘎土工藝，將原本頗具危險的重力化作與懸崖對話的詩行。

這不僅僅是一個早廁，更是一個世界上海拔最高、最壯觀的蹲式觀景點。試想，人們在「幹大事」時，遙望連綿的雪山、拉薩河谷，呼呼的風聲則從萬丈懸崖下傳來，那是何等豪邁！

沒有任何排水系統，排洩物純粹靠原始、粗獷卻有效的方式從坑口墜落。高原肆虐的大風如牧民的皮鞭，無情抽打它們，揉碎成高原的養分，使山腳下的格桑花分外妖嬈。排洩物以另一種唯美浪漫的形式在轉山轉水中獲得重生。

解決完「大事」，擦拭環節很有講究，因為等級制度在屁股上光溜溜地體現着。侍從、雜役就地取材，用樹葉、石塊擦拭，可材質要麼太軟要麼太硬，總不稱心。貴族們則用「廁籌」——被打磨的平整的木片解決，有時還會加上熏香料的環節。十八世紀進藏清吏留有記載：「藏貴拭臂，用木竹雙面刨花，紋如雲母，稱『淨君』。」此物今已絕跡，唯老匠人桑布家中藏有一匣，「祖父說，這是給第司（攝政王）備的貢品。藏地老人人口耳相傳，噶倫大人非讓侍從用溫水浸過的綢緞擦屁股。」但並無正史佐證。

貴族使用獨立坑位的早廁，有可關閉的木門，且繪有宗教圖案。而僧



●布達拉宮掩隱着一個不可或缺卻又常被忽略的角落。資料圖片

人、平民使用的公共區域多為布簾遮擋或以矮牆分隔，但整體坑位數量少。窗僅以木柱為欄，常年通風，無甚異味。夏季如廁涼風習習，冬季則着實寒冷。

布達拉宮的早廁順山勢而建，與大自然和諧共生，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獨特智慧。而在遙遠的西方，古羅馬的公共廁所同樣聞名於世。它們一般被建於城市中心，用大理石精心打造的石凳式馬桶排成一排，供多人同時使用，人們在談天說地間完成「人生大事」。底部有引水溝沖洗，只是用水量很大，且臭味很難排除。羅馬嘩啦啦的水沖跑了污穢，反倒背上了一身水債。而西藏的風吹走了異味，卻滋養了千年的生態。

如果有人說這比得不公平，古羅馬的公共廁所比布達拉宮的早廁早了一千年，那不妨睜眼睜了六百多年的故宮。再怎麼整裝的大臣們總也有內急的時候，按慣例，可舉「出恭牌」暫且離場，但一天超三次，則會被實名記錄，好生窘迫。而且廁所位於偏殿耳房，內放恭桶，供多人輪流使用。異味難除不說，還有交叉感染的風險，且全靠人力清洗。相比之下，紫禁城的恭桶裝進了規矩與嚴謹，西藏的廁閣則盛滿了自然與灑脫。

自五世達賴重建布達拉宮起，早廁便懸於山腰。它們見證了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夜奔酒館留下的雪腳印，也聽到十三世達賴新政時的激烈爭吵，終於在2016年的「廁所革命」中封坑退役。據傳，當日老喇嘛次仁向坑洞拋撒青稞，誦唸，「歸於山者，養吾格桑；止於此者，成吾經幡。」隨後以硃砂封住坑口。

畢竟一鍵沖刷的抽水馬桶乾淨衛生，尤其在冬季，穩坐加熱坐墊，附帶欣賞音樂，何等愜意！只是當我們安然坐於智能馬桶上刷手機時，是否會想到？曾有一座廁閣，用懸崖、風力和陽光書寫了300年的生態傳奇。

如果有機會去到布達拉宮，記得去探尋一下這個「隱秘的遺存」，畢竟「世界上最深的茅廁」承載了太多太多……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